



若在傳統的形式裡，尋找親近的關係，你將徒勞無功；一旦渴切地開始“個人的”轉變，便開始重新思考一切事物。

一棵樹靜止不動 另一棵樹向前移動.....

我們感興趣的乃是一切均未被思及的 長程的 遙遠的未來.....。

藝術、思想和心靈的最高行動是自由，然虛無卻驅使自由，這人最特殊的情致和動力，在當下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的衝撞中，潛行著不朽的意向，這無窮盡的矛盾意識；一個詩化與屍化循環復現的軸承，及未被揭示的邊緣，所有的事物都取決於“同一與非同一的同一”裡。

在歷年中“伊通公園”不只成為藝術的開放論壇，同時也為藝術界闢建了一個自主性的演示櫥窗，在官方體制與商業系統之外，仍有經常的機會去探觸鮮活的藝術面向，除了不斷策劃啟發性的藝術展覽，也舉辦過“與藝術家的對話”提出問題，互換心得，在品味作品微妙細膩的變化外，更能了解到藝術家的創作動機及思考過程和技術運用，及其作品中的指涉和隱喻等等，從以往的同好聚所，跨越到展出型態的空間，憑藉著一種精神感知的聯繫而存在。

而今，伊通十歲了！我們繼續構思“烏托邦的熱量—當代藝術講談”從六月起至八月一日止（晚上7:30~9:30）邀請各個專家學者，從心理／哲學／科學／美學／文學／社會／評論等種種議見，舉辦19場專題講談，旁敲側擊，與您共同探究當今社會文化與藝術領域中，一些關鍵性的重要現象及藝術家個人在創作生活領域中的深刻變化。彼此之間沒有分界，在聲光、圖像與問答的講談中，共同啟發與試探，引領前望新世紀我們的社會處境，對藝術的認知和共需或影響及未來發展的可能。一同探究當今的文化潮流，及現代生活與創作心靈間的省思與呐喊，如同謀殷互相打招呼！

伊通十年與當代藝術 / 烏托邦的熱量

藝術講談

講談時間：7:30 ~ 9:30 pm

- 6月9日 石 瑞 仁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形、態（一）
伊通十年的展出看台灣替代空間
- 6月10日 張 元 茜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形、態（二）
- 6月11日 蔡 國 強 談個人的創作歷程
- 6月13日 專題討論會 昨日、今日、明朝／伊通十年及未來
- 6月15日 徐 冰 談個人的創作歷程
- 6月16日 侯 翰 如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行、態（三）
- 6月20日 廖 炳 惠 後殖民與多元文化對當代藝術的衝擊
- 6月24日 陸 蓉 之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形、態（四）
- 6月26日 黃 海 鳴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形、態（五）
- 6月27日 徐 文 瑞 前衛之後？
- 7月 4日 廖 仁 義 當代美學的難度與反思
- 7月 8日 羊 文 潤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行、態（六）
- 7月11日 吳 瑪 俐 尋找烏托邦的能量



7月18日 袁 廣 鳴 1960至今的媒體藝術概況

7月25日 季 鐵 男 亞洲城市的變遷與藝術的衰弱

7月27日 高 名 潤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行、態（七）

7月30日 南 條 史 生 專題策劃展的藝、識、行、態（八）

7月31日 李 明 維 談個人的創作歷程

8月 1日 專題討論會 世紀末的烏托邦



伊通十年與當代藝術 烏托邦的熱量

The First Decade of IT Park and
Contemporary Art: The Heat of Utopias
06.06, 1998 ~ 07.18, 1998

走進IT PARK藝術家集體創作的世界—兼祝賀伊通公園成立十週年

面對伊通藝術家群在台北市美館以多媒體集體創作的這件具新構想與實驗性的大作品，我想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而我個人的觀感，大致有下列的幾點：

(一) 這件作品可以用以一般人看一幅畫的畫面或看一件雕塑的造型美不美的眼睛來看；而是要用富思考性的「觀念」的眼睛與能洞見原本存在的「超現實」的眼睛來看；即使創作者使用材質時，不涉及「超現實」的視感，但整件作品完成後，所展現與延伸的後設視境，便不能不採取超越現實能看的現實背後更真實的存在的視力；否則，會帶來創作身體與材料符號存在的空洞化。

我這樣認為，是覺得這件由多元「廢棄」物體形集合演出富觀念思維性的大作品，的確不是美在一般習慣收視的外觀上；而是美在它潛在直覺具有影射、錯射性與引發力的所在真實面，這在後文會進一步與深入來說明。

(二) 很明顯，這是一件極具後現代觀念與前衛意識的作品，一方面用新違更為自由任放的精神，進行澈底的「解構」，打通田園與都市、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存時空環境界線，使樹木、鋼鐵、壓克力以及後工業的資訊網路器材……等任何物體，都可全然開放的被

與人文空間被抽離，精神空乏孤寂的危機狀態下，不能不對存在重新思考與反思。這一反思，便也自然使被物質文明威勢壓進谷底的精神形而上世界，有絕地逢生往上昇的可能；而重認「人」不只是被驅逐在物慾與性慾世界中的文明動物，更是具有內在生命與美的思想內容的人，因而凸現創作的正面價值與意義，是值重視的。

至於伊通藝術家群，這次換跑道來集體創作這件作品，也是值得大家來談的話題。由於「集體」創作的卓越性與「個人」創作的突出性之間，的確難避免存在著一些有待整合的矛盾因素。

但無論如何，我們首先應可認同伊通的藝術家群，在當前台灣的藝術環境中，他們都顯然是以具有原創性與前衛感的創作理念為榮的創作者，他們對藝術創作的新環境，始終保持著高歌度的接觸連線；同時他們過去一連串的個展，都展示自強調個人的特殊風格與傑出性，每個人都有自己探索的方向與指標。在這情形下，他們忽然為一個或許大家尚有共同認知點的創作構想，來做突破與具實驗性的思考，將個人的才具，都轉向一個大家所預期或非預期性的集體創作動向——像他們首次展出的這件作品，看來仍是有相當可觀的表現。從整件作品的外觀型態來看，顯然是一件有規模有思想反彈力的大作品——一項藝術的大工程；同時動用伊通藝術家群的精英們的群

相應於世界歷史大敘述的失落，過去的單向樹狀的現代藝術史，也逐漸瓦解了。當代藝術家大多不再以前後印象派、象徵主義、野獸與立體、未來主義、構成主義、超現實和抽象表現主義等一脈相傳的繼承人自居。取而代之的是與土地的記憶結合的地主主義，希望直接在地域性的歷史中，尋找藝術的脈絡——儘管目前世界上，已經少有地區不被過去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所影響。但是，由於視覺媒材具有較大的共通性，不像文學或電影往往受到語言隔閡的限制，而必須依賴翻譯；更由於殖民的文化多元主義渴望在全球化的現實中，尋找人類溝通往來的豐富而細緻的介面，所以，在世紀末的今天，視覺藝術已漸變為國際前衛主義沒落之後，新興的另一波世界性運動。因此，如同在西方現代藝術史瓦解或多元化之後，從全球化的在地主義和氛圍化的國際主義中間找出新方向，乃是考驗當代藝術家創造力的第一課題。

在台灣，具有前衛精神的當代藝術，正受到嚴酷的挑戰。一來，由於新興民族建國的神話和外交孤立的影響，政客、觀察家，甚至藝術家，有許多人相信藝術應該服務於國家，對內建構並鞏固民族認同，對外協助文化外交，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代表一個民主國家到國際上參展的藝術，必須能夠反映該國家中多數人所認同的民族特性」。這種民粹主義的民主觀完全忽



運用：一方面用自由拼湊（COLLAGE）的藝術手段，獲得大包容（甚至無所不包）的操作機能，而發揮創作者無所不能的自由創作權，並也因此提出一項驗證，那就是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時的確拿上帝通行證與信用卡，可自由採用存在中的一切，又可自由將存在中的一切，設計與架造在種種藝術的構想與理念中。

(三) 如果我們確信藝術家絕非只是在製造藝術形式與技巧的空虛，而是更要求有確實的人與生命的思想住在屋裡邊，則這件作品，究竟企圖揭露人與生命是在參與活動在怎麼樣的一種特殊空境況與世界中？我想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要論點，因為凡是觀眾，都會質問，這件不尋常的作品，用那一大堆不同的材料、媒體，在那裡究竟要說什麼。

首先要說明，是這件大作品，在三個分區展示室中展出，其景物與圖象，都大致經過類似性的規劃與安排，並在整體的組合構成中，獲得分工與相呼應性的關聯與全面互動的展現效果。這顯然是由於集體的創作者，能各自提取諸多具特異性體質的物象，於非特定結構性的自由組合中，往無形的、非預期的存在中心靠攏，形成一個反映生命「實面」存在的具體且新異的視覺感應磁場，明銳且精準的反射與凸顯當前都市人處在現代化時代紀末的某些特殊生活面與存在實況。

至於這件作品，所展開的視覺感應磁場，究竟放射的那些具有震撼性與警覺性的生命存在景象與訊息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是呼叫「人」在那裡？如果「人」不存在，誰能知道這個世界存不存在。

的確，當成千萬的人，在週末湧進都市熱鬧的人潮，肩膀碰肩膀，大家都不認識，每個人裹住孤獨的「自我」奔逃；看著構成都市高樓大廈的冷漠的「方形」建築，再想到蒙太奇畫中的「方形」色塊，尚不會聯想到「人」與世界，是被設計入各種逃不掉的具有四方圓困惑的「方形」框框中；但看到伊通藝術家集體創作的這件作品，以各種具生產關鍵性的物體材質，所構成那具威勢且迫使人類與世界就範的物化環境，讓展覽室三個大的「方形」空間，大量納入不同物體的「方形」，疊造成一個具圍堵性的巨大的「方形」空間，方能意識人無形中已被變為四面衝刺的蠅蠅人，在呼叫「人」的出口與方向。

即使作品中那片鬱鬱的樹木，在作品中呼叫「環保」，呼叫「人」不能遠離自然。但三個「方形」的展覽室中，「方形」的床、「方形」的廣告牌、「方形」的電視牆、長「方形」的販賣機、長「方形」的飲料架、長「方形」的拖吊車……除一個連一個的「方形」，在製造冷漠的巨大「方形」陷阱，將人類與世界陷進去，而且大大小小的「方形」都張口呼叫人與世界生活在那裡——「方形」的廣告牌，在空中大聲的叫喊，人快要在廣告裡了。

「方形」的電視牆，到處喊叫緊都將眼睛交給變化的影像；而通過伊通藝術中心的資訊網路，不經過田埂路、柏油路、高速公路……「方形」的空貨櫃，在緊急的叫喊，人已面臨關閉，趕快同物一起上車，逃到比海明威稻草人還空虛的心靈荒地。

「方形」的販賣機，在連續叫喊人的生活行為，已日漸被設計入都市文明機械化、循環、重複的慣性動作狀況。按出來的，是各類報紙，人便埋頭在新聞堆裡；按出來的，是飲料，人便「可口可樂」與「舒跑」在太容易口渴與疲勞的都市裡……。

「方形」的拖吊車，在叫喊整個都市經常發生嚴重的塞車與交通事故。

「方形」的床，大得像原始的曠野與沙漠，叫喊得更大聲，全世界都聽得見，把都市所有的賓館、汽車旅館、豪華套房、按摩院都叫到床上來，讓道德與心靈重建人士，都圍觀在床邊，叫喊於掃黃的警察，一直都掃不乾淨這張床。於是作品中這張「方形」的床，竟已是人做為文明動物存在的原鄉，除了床，對當前的都市人，還有什麼更接近天堂？

「方形」的飲料架，在作品中，像一排河川，巧妙的靠著瀕瀕飢渴的床的附近，架上放著成千瓶飲料，張開成千個瓶口，齊聲呼叫著都市物慾與性慾兩大束滿足不了的渴渴；同時在旁邊，又用長「方形」的塑座，將一個飯鍋（不是名人的塑像）高高的放在上面，不斷呼叫著最古老的那句話「食色性也」，而也有效的建構起一個都市型純滿足官能慾望的視野與生存特區。

於是這件作品，透過後設了解構與多元拼湊觀念將以上那許多「方形」物象，所營造的多層面純物體性的形象空間，無論是預設或來自後設，都顯已呈示具有特殊思維與創造性的視境。更神奇的是，在作品中，所有的「方形」，都是啟貌的爆發點，於向四面八方引燃爆炸，便造成「人」生命的地層發生滑動，導致形而下的物化空間，將形而上的人文空間，逼進谷底；形成由「物」而非由人的精神來主宰生存空間的局勢。因而這件作品，便不能不呼叫「人」，並同時警醒「人」處在後現代世紀末，物質文明至上、人被物化、深度文化

力，便也自然構成一股令人注意的創作氣氛，對伊通在十年來推動現代前衛藝術的流程上，也是在展現一次完全迥異於過去的展出方式，留下一個有回顧性的特殊藝術作為，這應是大家都給予肯定的；同時由於視覺藝術已將畫面、圖象與造型，從畫布衝進無限展開的視覺空間，面對這樣多元與龐大的藝術世界，的確在某種特殊情形下，有必要動用大量優秀的藝術工作者，投入集體創作的大工程行列。如此，我們若用天空容納鳥的態度，來接受藝術世界從各方面所展現的一切美好成果，則集體創作，也應該是一隻飛得很高很遠的巨鳥。那麼伊通藝術家群這次的展出，應也可看成台灣藝術界開風氣的一個特殊範例。

當然集體創作，也確潛藏有其某些負面與盲點，那就是在集體創作所要求彼此協和、互動的整體運作機能中，勢必壓制個人傑出性的過度表現，而難免影響個別創作者向自我極限世界進行突破與超越所表現的特殊創作風格與奇蹟。因而，便也不能不退方面去思考，在矛盾中去探求協和在一起的可能，那就像伊通藝術家群在美術館所集體創作的這件作品，便是盡力量達成這一創作上的重大可能，值得重視與關注，給予正面評價。

在這篇文章結束之前，我也順便在此對伊通公園成立十週年表示祝賀之意。的確，十年來，在莊普與伊通藝術家群共同建造這深具意義的藝術活動空間，除一連串展覽具有前衛意識與原創力的繪畫與造型藝術，帶動台灣現代藝術繼續向前發展，並維持同世界藝術潮流不斷對話，激發創作新的力源與向前突破的精神，是值得大家重視與肯定的。尤其是，「伊通」這個名字，確已成為台灣藝文空間的一個特殊與傳奇的名字。多年來，它開放給所有愛好藝術擁有與優質化的心靈的人，這些人，都將是在越來越「物化」的生存空間中，維持「人文」空間的一個個美好有力的支點，每逢週末的晚上，當伊通的藝文空間，架造在美的畫面與造型世界裡，有來自本地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以及熱愛藝術的人士，聚集在這裡，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各種飲料，都一同美在藝術的氣氛中：美成活的藝術的畫面與動態，最後所有的人與整個伊通公園，都美成一幅至為出色精緻的「人文空間」，懸掛在大台北的夜空，成為「人」存在的一個美麗的指標。

撰文 龍門 1998/5/8

伊通十年與當代藝術／烏托邦的熱量

伊通踩著滿滿、猶疑的腳步，進入了第十年。對於一個背負著實驗、另類、前衛、邊緣、當代等標籤的藝術空間而言，撐過十個年頭，在一群藝術家的熱情不斷生產、消耗與再生之餘，確實值得些許靜靜的喜悅。但是，憂慮卻也隨之來襲。熱情畢竟不可靠的交通工具，它所依賴的人、事、時、地、物，往往是盲目而渙濛的。如果說真正的是徒然枉費的熱情，那麼，藝術就不會只是熱情消費的一種高級觀賞形式？它所嚮往的國度會不會只是一個蒼白的烏托邦而已？而作為開放性藝術團體的伊通，會不會淪為熱情耗盡時，彼此互相取締，獲得集體安全感的避風港呢？

當然，伊通所面臨的困境還不止於此。國際前衛主義，經過西方工業化以來一百多年的猛烈燃燒，到了1960年代，終於化為歷史的灰燼。因為，過去前衛運動不斷開疆闢地，追求革新和實驗，其實正符合資本主義本身「不革新，必滅亡」的變遷邏輯和持續的生命力，所以在《布爾喬亞的消費社會》中，藝術市場隨時都要求藝術界提供新風格、新運動，每一季都能製造「新世界的震撼」！如今，這種震撼所激起的「熱情」，逐漸藉助於電子媒體的運作和操弄，已經變成當代生活世界的意義和真實的成立條件。因此，不論是差異政治中的民族認同運動，或政治正確主義下弱勢聲音的抒發，都必須變成熱情的消費形式，才能被感受到其中的意義和真實性。那麼，在失去前衛的真正光環之後，伊通，或具有理想性的藝術家，如何不被消費熱情的外衣所誘惑，而能夠繼續維持它潛沈冷漠的批判熱量？

其次，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劇、西方媒體霸權的無邊界、資訊高速公路的四通八達，過去兩百年來由帝國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意識型態，如今都已經走向終結；過去這些意識型態所堅持的單向進步的世界歷史觀，也已經喪失說服力。八十年代末期，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倒台，固然使左派意識型態的歷史終結——資本主義崩潰，符合人性的社會主義辭臨人間一劃下句點，但這並沒有證實右派的歷史終結論：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獲得最終勝利，二者能夠解決歷史所剩下的其他問題。因為事實告訴我們，跨國公司和國際性的貿易和經濟組織，趁著自由化的火焰蔓延之際，一方面逐漸瓦解自由主義國家原本脆弱的民主制度，使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內部產生越來越多嚴重的階級分離，另一方面貧窮國家仍然沒有翻身的機會，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失控。

略：在民主體制中，社會上的所有價值觀點雖然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但這不表示它們都具有同樣的有效性和真實性：正如科技方面有科技專家，價值方面也有價值專家，而藝術家正是一種價值專家。二來，作為當代社會意義背景的消費熱情，也鼓勵著藝術家不斷創造新世界的震撼。相對的，那些面對著內在生命深層經驗的藝術家，雖然不排斥消費社會的熱情表現形式，也可能善於幽默和調侃，但卻以冷漠回報這種熱情。面向資本主義的熱情，他們堅持著烏托邦的熱量。

二十世紀末，雖然意識型態終結了，但烏托邦卻依舊安然無恙：雖然前衛主義已經變成灰燼了，但前衛精神卻依舊存在於烏托邦的熱量中。

撰文 徐文瑞 1998/5/15

伊通十年感言／冷漠的伊通、激情的公園

相對於台灣快速新陳代謝的資本消費性格而言，伊通公園十年的沈寂，真可謂意義非凡。伊通公園經常以一貫的冷漠感回來應我們的社會，就像一把冰冷的劍，射向激情的心臟，讓人沉靜、反思。

在一個用過即丟，缺乏脈絡的體制中，生長於斯的每位台灣人不由得變成一個沒有時空向度的扁平人，面無體，猶如揚帆隨風形變扭曲、漂泊於無方位的海域中。

台灣「狼人」在紐約、在巴黎、在倫敦、在紐西蘭，在任何地方的地方，在沒有地方的地方，台灣「狼」是隨處「賴賴蛇」的，我們可從大街小巷的廣告看板發現什麼羅馬城、夏威夷、凡爾賽宮、白宮……等，似乎台灣「狼」總是離土三寸，客死他鄉，從未入土。

狼來了！狼來了！什麼狼都來了，就是台灣「狼」還沒來，台灣島國的殖民性格長期活在「狼來了！」的謠言當中，無法戳破這個謠言背後的大鉗嘴，尤其是厚玻璃此行政官僚特別犬儒。

伊通公園長期以來也被認為是「狼來了！」的化身，但可沒像真正的狼來得優惠，反倒常常被誤置在「隔離室」裡等待正名驗身，其實我們心自問，誰有資格去擔任驗身的角色，我們不也都是「狼來了！」的說謊者嗎？誰能停滯？假以明日，我們也許將赫然發現這個假想敵原來是我孤獨身影的深處所投射出的主人，而這個主人是我們長期失根、缺乏安全感所導致的恐慌、焦慮、自卑等的集體終極投射。

台灣近十年，自解嚴以來，資本欲望速度橫流，所引起的一場無重力感的暈眩大風暴，就像坐上摩天輪一樣旋轉速度愈快，我們手足緊握的定點就愈加的便動，因此，速度愈快，我們存有的著力點和土地空間的關係愈加緊密，這般現象反映出「在地化」的迫切性，但速度的緊迫感所逼出的和空間土地的關係，也絕非表象地使用土語（意識型態俗俗）、歷史悲情（政治嘲俗）、消費慾望（商業媚俗）或如幻似真的記憶（鄉愁復辟的媚俗）等媚俗策略來招攬觀眾，而喪失藝術家自身在內在生命動盪的創作泉源。

我想藝術創作原本就是出自一種本能的衝動，就如同狼人和月圓之說：生命在內壓迫必須尋找出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颤動。創作力的能源發射是不為任何源由及目的，它的目的即是創作力自身，它完全是出自一種因內在而外在的對話。

然而台灣藝術生態的現況卻與此原始創作欲望背道而馳，都因外在的因素來製造激情、煽情的事件，唯恐不夠激情無法滿足一般觀眾的消費口味，如此，藝術淪為辦活動的社交性行為，與政治、權力、商業等機制共謀，是普遍台灣藝術家的悲劇。

伊通公園自草創至今，被很多人視為帶有「光暈」的模糊地帶，其實模糊的原因並非伊通本身，而是我即刻，自信在地化的「聖賢派」（？），這位仁兄就像蒙面俠經常神出鬼沒，耀光在大眾場所，但唯獨從未在伊通出現過，卻也能對這兒品頭論足，並頻頻搖頭說：模糊！模糊！台灣有太多的「不速之客」永遠把這塊土地當成戰利品，為的只是他們自身的權力利益。更可怕的這位「不速之客」的確是土生土長、膚肉相連的在地人，但卻經常以客商姿態囊括所有的在地財物，甚至文化也可成為他獲利的對象，唉！多可畏啊！

我經常跟朋友說：藝術品就像「真理機器」，即使有朝一日藝術家不見了，這部「真理機器」仍舊安然無恙的運作。我相信時間是使得這部「真理機器」透明化的主要因素。十年了！伊通雖然未必透明，但已鶴立成形，這不是預言，而是「真理機器」的運作聲微微地向你、我最近，我們拭目以待。伊通公園，祝福你！

撰文 顧世勇 1998/5/18